

張次

集

上

陳

冊



832143

張次陶先生訂本



織齋文集

樂安李氏藏板

光緒丁亥五月

校刊於尚志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織齋集鈔八卷

山東巡撫
探進本

國朝李煥章撰煥章字象先號織齋山東樂安人前明諸生後棄舉子業專肆力於詩古文詞所著有龍灣集無學堂集老樹村集凡百餘萬言後合諸集而刊削之定爲此本其文跌宕排氣機頗壯而汪洋縱放未免一瀉無餘至於明季忠烈諸臣多爲立傳其表微闡幽亦可謂留意史學然所載不能一一審核如周遇吉妻周夫人傳載李自成攻甯武遇吉數大敗之追戰陷重圍馬蹶公拔佩刀自殺夫人貫重鎧陷陣連斬賊驍將及聞遇吉死亦自殺

織齋文集

一

云云案明史遇吉巷戰被執爲賊叢射而死實非自殺其妻劉氏素勇健率婦女數十入據山巔公廨登屋而射賊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家盡死亦與煥章所載陷陣及自殺事不合且佚其姓但稱周夫人蓋章莽傳聞之詞隨筆紀錄未足據爲定論也

序

余兄象先別號織齋既命余序其老樹村集矣迨歿乃統名其文曰織齋集姪鼎延復以遺命屬予序之兄自明季棄諸生專力於古文詞又生在世家藏書數千卷不購而物所切劇皆當世知名士周櫟園先生觀察青州時首推轂之於是東方人士羣奉爲壇坫主一時碑銘傳記多出其手故其撰著稱富有焉今之學者以虞山心折震川遂視北地濟南以爲僞秦漢不如眞宋人夫宋不如唐亦猶唐不如漢時代有古今文運亦有升降學秦漢而僞固已奈何哉學宋而獨得其眞乎王李之病病於拘守遷固字

續齋文集

序

二

句法耳至於李斯賈誼鼂錯董仲舒之徒其峭險曲折豪橫縱放之奇概之乎未見也若夫廬陵序事雋潔情文互生別闢境地其源殆出於范蔚宗氏抑豈淺學所易窺乎蓋文人亦各極其才分所至耳奚必以名高而叢彈射之府也吾兄上溯子長下宗韓柳晚乃放之廬陵當其匠心經營終夜不寤偶然意得披衣急起條忽竟篇故其文有舉百鈞之力辟易萬夫之概至其千里一折如迴溪複嶺使讀者始而慕旣而思終而俯仰太息而不能自己固非病竅呻吟疋然怯夫之象人也嗟乎兄終老齊魯聞其跌宕感激誰復知之者乎自櫟園先生外所謂奉爲壇坫主

者亦震於其名陽浮慕之耳非真有能心知其義者也昔
韓柳並以文雄千古而柳爲勝於今士大夫多右昌黎而
絀柳州人世仕宦尊卑之見越數百年且然況當其身以
韋布老耶此古人所以有士絀于不知己之嘆也今鼎延
將出宰百里速梓是集與海內相見世必有知之者或以
予言爲不謬也乎

康熙壬申秋九月東武弟澄中頓首拜撰

序

余固陋鮮四方交唯日閉門擁圖書自附尚友而已一日
閱賴古堂選見李君象先文三篇讀而好之旣又知爲青
之樂安人撫卷歎曰烏有文筆如此君近在眉睫而不知
其人者乎是後見人自東方來必曰識象先否其人苟曰
識必問其里居家世年齒體貌以及性情學術人亦各隨
所及知爲答不必盡肖於是做廬書策筆墨之間隱隱有
一象先位置於其中而人不知也今春有通志之役遇象
先於藩署共事者五月所攜織齋集兩巨編得盡閱之見
其爲文有盛崎嶇禪穉狎不能句者有超忽奔放目不及瞬

織齋文集

序

四

者有簡質渾穆時見班剝如古敦彝器者有靚妝衽服香
艷白喜如好女者有微吟緩咏冷挑澹喝如宗門評唱者
有旋風驟雨霆轟交下者其雄偉豪邁嶽嶽難下之氣隨
方變現不執一軌廻視舊日三篇固片羽一鱗不足槩全
體也予亦出其所作相質頗以雅潔見賞嘗從容顧謂予
曰人才分不同善取之則相濟使僕蚤遇君君蚤遇僕當
各有所益今雖老交資互藥其可乎因上下議論合者水
乳異者亦鹽醯遂定交焉余取其文鈔什之一爲一書雜
置古人諸集中不遠役竣君且返織水舊隱余亦將息影
伊蒿之廬而下之槌倘遇風物撩人異香孤賞必且念君

悵然東望而不可見則取是鈔一尋繹焉因而夸於人曰
僕鮮四方交老而交一織齋亦差不寂寞矣濟陽張爾岐
序

織齋文集

序

五

序

青萊二郡 國初時以古文行世者三家曰壽光安靜子
曰安邱張杞園曰諸城李漁村以古文名而未及行世者
一家曰膠州張山農以古文行世而僅見一斑者一家曰
樂安李織齋織齋先生以明末宦裔慷慨負大略鼎革後
棄諸生不復進取益肆力於詩古文辭其爲古文一以史
記爲法一時名流讀其文爭與訂交於江南交顧亭林於
濟北交張稷若於同郡交薛儀甫而靜子杞園漁村三先
生尤其生平契友康熙元年壬寅大梁周櫟園先生爲青
州兵備僉事於署開眞意亭延靜子杞園漁村及先生觴
詠其中亟賞先生艾與商邱侯朝宗南昌王于一新建陳
石莊爲四家文刻於是天下士得略讀先生文而山左右
淮東西大江南北無不知有先生者及十二年癸丑山左
開修志館方伯施公泰瞻延諸名流於署中時亭林稷若
儀甫及先生咸在亭林主山川古蹟儀甫主天文分野極
一時人文風雅之盛稷若見先生文恨相知晚亟鈔其集
之什一序而藏之而好事者或冒先生名作爲尺牘竟自
刊布以與亭林辨正地理此亭林集中譎觚十事之所由
起而亭林固不疑其出於先生也先生旣歿漁村又訂其
生平所爲文爲織齋集八卷 四庫全書存其目嗟乎先

生一前明遺老耳當易世之際感懷滄桑行吟草澤不無
故宮禾黍之感於是之燕之趙之晉之梁之吳楚及倦遊
而歸臥織水之廬學益博氣益健文筆益豪論者謂先生
遨遊半天下得名山大川以助其奇氣而文章乃獨有干
古然亦烏知先生之文之別有根柢也哉今四家文刊本
已銷毀無存其裔孫振甲奉其家藏巨編介余及門成子
健求爲鑒定余以鄉曲後進何敢訂先生文旣又念先生
著作爲一代文獻所闕而稷若漁村諸先輩所訂遺帙又
皆不可得忽忽二百四十年而余小子適承乏於此或
者文字精光不可磨滅先生靈爽實式憑之尙有待於後
死者之重爲表彰也與果爾是亦中郎枕中之秘昌黎篋
中之稿顯晦有時者也爰訂其什之一二序而刊之俾復
顯於世至其文筆優長稷若先生序中已詳言之茲不復

贅云

光緒十有二年夏五月維後學張昭潛序

織齋文集目錄

卷一序

杜牧之文抄序

李忠文公文集序

蒿菴集序

周氏一家詩序

張石民詩序

藏嵩石先生遺詩序

王春濤懷別亭百詠序

弟簡菴游詩序

織齋文集

目錄

成萬服歷試草序

眞意亭雅集詩序

卷二序

建文年譜序

壬午忠臣姓名錄序

科道姓名錄序

五蓮山志序

代

狀元考序

張杞園貢太學序

與劉秋水序

贈趙介菴序

贈陳孝廉友龍序

卷三書

與邑侯邵公第一書

與邑侯邵公第二書

與邑侯邵公第三書

與王屋山張蓬海石民諸友序

與李東玉徐和逸張仲五同人書

與馬漢儀書

再與馬漢儀書

藏齋文集

目錄

卷四書

與安緘庵書

與奚林師絕交書

與馮泰徵書

與雷田弟書

與陳孝廉友龍書

與練石林書

卷五記

謁闕里記

登超然臺記

蓋公堂記

廣固覽古記

先賢公治子祠墓記

游琅邪臺記

奇松園記

毀奇松園記

半舫人記

濬河記

憶交記

卷六 記

織齋文集

目錄

三

游浮來記

雪舫記

步嶠湖記

麻家河記

錦秋亭記

南園舊地記

吳太尉墳記

勞道人求雨記

後記

岱記

泊上來鷗堂小記

定慧寺記

卷七 書後 書事 傳 墓誌

書汪髻文乙邦才傳後

書雁門尚書行後

書羅文止爲陳大士墓誌銘後

書汝州知州錢公忠烈祠碑後

書王陽明先生象祠記後

徐汝廉先生與錢大宗伯書書後

書韓天衢金陵游章後

織齋文集

目錄

四

書徐太拙贈楊太常詩後

書臨淮老妓行後

書察將軍還女事

書趙壺石事

書吳婦事

書離邑李門雙烈事

孫徵君先生傳

劉推官傳

王布政傳

張蒿菴處士傳

三友人傳

周孝子傳

周夫人傳

清故文林郎廣西陸川縣知縣鶴聲隋公墓誌銘

卷八 賦 雜著

聶賦 有序

浮玉先生賦

瀑水澗賦

春燕賦

秋蟬賦

織齋文集

目錄

五

與姪孫孛生

今濟水非濟水辨

題王元照先生山水

雜說

書石琴編

題古物

題董文敏公墨蹟

題劉少傅西園雅集圖卷

跋華陽國志

記采杞齋夜話

樂安李煥章象先著

滄後學張昭潛次陶訂

杜牧之文抄序



牧之宰相祐之孫少好學倣儻有經世大志其所著戰論守論原十六衛諸書皆憤諸藩鎮不朝不貢與天子抗百餘年而河北終不能復自安史後李希烈叛汴梁李錡叛江東吳元昊叛淮蔡劉闢李師道劉楨李懷光朱滔叛四川淄青澤潞河中范陽卽其不叛者如王武俊田承嗣薛嵩輩桀驁跋扈官僚皆自署僭王號儼然南面時出兵相侵伐天子不得問牧之怒然傷之今讀其上宰相論用兵

織齋文集

卷一

一

與澤潞劉司徒書燕將錄范陽盧秀才墓誌銘皆尊王扶正大義與吾夫子春秋之旨合使當時執政不媚嫉以惡之得在高位顯職施其所學必有可觀惜齟齬於世不竟其用也嗚呼唐之終於不振皆君臣上下見有條次世務怗慨激烈引義無窮以文人目之謂空言無裨實用而椎魯不文託名經濟至於僨事誤國亂亡相尋而莫之救也牧之才品比之劉蕡而文采尤爲爛然後之人乃等之飛卿義山之列嗟乎大非其倫矣余自少小時酷嗜其文錯綜變化離奇精工庶幾昌黎柳州而貞元大厯諸家皆不能及也余向見葛端調諸選本於牧之僅一二十篇今見

其全集參以八代文抄唐文粹共錄八十四篇與賈雒陽
治安策陸敬輿奏議並列案頭且夕諷誦之不輟余終不
敢以文人待牧之也

續齋文集

卷一

二

李忠文公文集序

余至鶴亭於蓬海張君讀書之西廡偶檢錢尚書爲吉水李忠文公文集序後入東武又見其全集乃驚起北面匍匐下拜曰此余之四十年來朝夕寤寐追慕其人痛哭流涕拊膺頓足扼腕太息而不置者也其著撰何幸於今日見之遂竟其編而爲之序曰甚矣吾家之多社稷臣也唐天寶之亂長源遇焉宋靖康之亂忠定遇焉明崇禎甲申之亂忠文公遇焉長源衣白佐聖從容定策若尚父之於周武子房之於漢高定亂而亂定全身而退人多傳其仙去無論已忠定雖定亂而亂未定建炎紹興之際東南一

織齋文集

卷一

三

隅委曲圖存屢起屢蹟罷不用仍全身以死皆未若忠文公之純忠大節與明社而偕亡從先帝而共歿也今取忠定與忠文相比而論忠文之籌畫安危灼見緩急更有出於忠定之外而世人未深察其本末也忠文鑑於宋青城之禍微欽蒙塵不惟痛心疾首於汪黃唐恪耿南仲諸人亦深咎忠定不達於天子以天下爲家之義與二帝固守京師追道君於京口陷神姚於汴梁御張叔夜請上皇駐襄陽諸王開元帥府東平洛陽三方犄角掣肘金人之計故及於敗當李自成之西來繞出三邊而出眞定出大名

皆賊之偏師非大隊也若聽忠文之言命太子監國留都

輕騎飄忽不旬日而渡大江更命諸王分封各擁兵其境
卽不幸京師失守猶能拒賊於順廣拒賊於滄景也卒之
羣咻害正讒舌破老以黎天扶日之軀爲攀髯泣弓之舉
嗚呼忠定厄於汪黃賜宮觀賜退休尙得輔毗江干爲新
主定戰守之計忠文之勤王江北至九江談笑而弭左兵
之變使膺節鉞討賊必有可觀而職非典兵位在總憲封
事不納補救何從進無浮海之遷退無石丸之決不奏李
郭幽陵之功而徇陸張崖山之節千百世下讀其集者莫
不肉動眉飛血霑泪漬恨不從公於九原况生值其時親
聞其烈又覩其憂君愛國之衷見於篇章托於楮墨篝燈
顧影老泪縱橫於尺幅間如聞警歎歎息之聲而能自己
乎公之文奏疏居其半尺牘居其半餘詩文無幾大臣體
國經野安內攘外與文人墨客別一結構非可以文詞之
工拙優劣論也茲序也願附於王炎午生祭文謝皋羽西
臺痛哭記之後冀忠文不棄於冥漠是余之志也夫是余
之志也夫忠文公名邦華字懋明官左都御史太子太保

蒿菴集序

壬子冬余同鍾觀察公輯郡誌坐間有濱州劉君觀察公
年家子也言濟陽有張君稷若服道著書濟北學者多從
之稱稷若先生稷若慟其尊大人之及於難也取詩匪莪
伊蒿號蒿菴學者又稱蒿菴先生有文集三卷曰蒿菴集
劉君誦其一二篇觀察公亟向余稱善明年癸丑春余膺
施方伯公省志之役與稷若同入紫薇署中崑山顧宦人
益都薛儀甫咸在焉每花晨月夕耳熱酒酣白髮鬢鬢婆
娑相向者且四年友朋聚晤之樂未有若斯之久者宦人

最核博古今經史厯厯皆成誦主古蹟山川儀甫通象緯

織齋文集

卷一

五

兼西中法主天文分野稷若主濟南北人物稷若善經學
尤覃心於易費直田何王弼焦贛之外別具懸解而儀禮

一書學者病其佶屈難讀往往棄去蒿菴取鄭註賈疏朱

子箋釋參以己意分其句讀正其舛訛前後三十年功始

竣噫亦難矣百年來古文辭有陳石莊王于一侯朝宗詩

賦有櫟園梅村芝麓彬彬稱盛而經學斷續危若垂旒蒿

菴憤起窮巷倡明絕學齊諸儒所著能一一發其微後死

之責或無負焉每讀其文大約以理勝辭出入歐曾沐浴

歸唐道德仁義之言藹如也蒿菴歿五六年矣偶從書度

得所惠本今昔人琴之感不覺泣下今將西至省會路出

於陵序之攜以付吾友于君正夫寄之蒿菴長君名孝寬者。

織齋文集

卷

六



周氏一家詩序

渠邱周太贈公文漪詩二卷。戶部公清熙詩一卷。文學公宗文詩一卷。會成詩二卷。慰文詩二卷。孝廉公幼文詩一卷。明經公戒存詩一卷。文學公子容詩一卷。刻與不刻。人能傳而誦之。余交諸周君得閱焉。或工樂府。或工諸體。初盛中晚。而後空同。大復。婁東。濟南。公安。竟陵。意之所尚。各極其致。備哉風人之旨矣。每一讀。過。嫣然終日。或曰。子於周氏詩好乎。佞也。曰。彼擅其隆。我服其備。曷佞爲。曰。非佞。子曷序其詩。曰。諸周亦以爲講。序成而悲。颯繼之。曰。子前後殊矣。曰。余有所感而然也。渠邱先有劉氏詩。自吏部公

織齋文集

卷一

七

而下多顯榮。有馬氏詩。自中丞而下多顯榮。且其家未必覲面親炙。遞爲授受。今周自太贈公來。三世八爲詩。當其一堂。鐙火四壁。圖書。父倡子和。伯壘仲旒。洎其業成。自謂大可薦郊廟。登朝堂。東觀西清。輝煌千載。小亦可主牟婁之盟。奔走海內。未幾耆老與大化爲歸。疆位以重泉爲隱。而少者壯者。次第修文。年華不待。其所著不出里門。摻遺編於何年。收存餘其誰氏。僅餘熒熒之叟。髻卯二三。冷硯寒窗。敗帷老屋。撫今弔昔。不禁流連而三歎矣。雖然。前輩云。詩窮而工。遇蹇而傳。潛夫之著。元晏之作。寔必以榮晦論哉。當必有起而大周氏之詩者。

張石民詩序

澠水遶石屋山而東斷瓦殘礫遺址巋然魯季孫行父所
城諸志云諸所以爲諸也風土愿樸張子石民家焉始余
遇石民於雪宮旁別去八九年客歷下時雷田每書至皆
稱石民詩雷田詩大家當不阿石民者又云近關臥象山
與石民杖履其間無復用世想余頗疑其語迨再過諸石
民肅衣來晤若執弟子禮余索其詩數四雷田始出稿謂
石民有異才不好爲詩余強之卽爲之亦不以爲意其大
篇警句人爭傳誦而石民付之煙雲飄風久矣其宿超然
臺下與語帖括不答與語騷賦不答與語擊劍不答石民

織齋文集

卷一

八

意在林壑云明年當詣督學擲頭上冠投老空谷去矣恍
然知雷田之告余爲不安石民蓋靖節和靖之流不徒以
顰悅爲工已也噫諸子郡雒大邑秦臺漢壘突兀迭激其
人皆磊異豪邁好功名喜富貴多專制舉義弓冶相繼冠
蓋相望籃輿裘馬交錯市中且談聲律能詞章王門之瑟
子于何爲而博學汲古如雷田者方以其有韻之言緒空
同比滄溟傳海寓而名後世石民咸淡漠置之宜於世枘
鑿不相入而巾車所至學士大夫皆倒履迎之不啻堯夫
之入雒石民與人接又不自驕異逡巡循牆類於古之恭
者視夫山林枯槁之士掃迹匿影頽然自放不大有別哉

余嘗語人曰。袁廣漢。崔州平。杜五郎。蘇雲卿。諸君子。皆文人。必有所著。掌故家不之收。故至今闕焉。衆咸笑以爲誣。今觀之石民。信耶否耶。石民五世祖。有逸德。樂道不仕。築放鶴園以避囂。數世來無俯仰。諸縉紳家者。則石民之孤子自高。蓋其家學使然與。石民名侗。字同人。

臧嵩石先生遺詩序

余少時慕諸城臧大司空。少司馬。爲經濟名臣。思一至其家。聞其嘉言篤行。流風遺徽。後數十年。始得遇其裔嵩石先生。定交於其弟之後園。閱月。與之繙書史。浮尊壘。爲樂。是時子羽雷田屋山儉庵諸君子。賦詩論文。流連朝夕。比之西園雅集。余退而與諸同人曰。臧先生君子也。達而聞道。諸之俗好富貴。矜科第。仕宦家飾輿馬。盛僕從。足高氣奮。以儻其鄉里。爲能視襦寬博。叱隸耳。先生大司空孫少司馬子。大參都守邑令。又在其伯叔父兄弟行。當官執金吾。率虎賁紫禁。結纓鳴珂。扈天子祀。園丘明堂。晉爵錫

織齋文集

卷一

十

恩極一時榮寵。而其子舉進士高等。實於諸無兩貴。余初見先生超然臺。欲攝衣避之。先生來揖。余貌甚恭。色甚和。踰日崱刺來。趨入座。呼先生。余大驚起。曰。誤矣。誰先生者。誤矣。出候輿馬。則徒步去。詢之人曰。先生恒如是不。但今也。諸之俗。泰極而返。返必自先生始矣。先生有巨節。邑大得失利害。侃侃不少阿。非徒爲恭。有旅人馬君。隱南山谷中。先生促其子弟。處事之士。大夫重馬君。以先生先爲之下也。先生好爲詩。自出機杼。與吾老友劉子羽唱和。久之成帙。余得縱觀焉。無何先生歿。今十一年矣。重過其地。書

畫樓空。註疏堂寂。先生之笑語音響。覓之無從。猶幸遺詩

數卷有以留之也。蘇子弔文與可曰：賴有丹淵集在，余於先生亦云。先生諱允德，字諧卿，歿年五十八。

繡齋文集

卷一

十一

王春濤悵別亭百詠序

苟奉倩何人哉。今千六七百年而名存。豈非伉儷之情。不失其正者乎。考其時。未必有哀輓之什。一闕再闕也。吾友王君春濤。大司徒公曾孫。賦絕慧。垂髫時。卽擅詩人之譽。其錦秋湖上諸詩。清露晨流。荷香芳細。昔人所誦。不負其地者。悼內十二律。及藉硯草。更雋永。今又抱內人之戚。家貧。權眉櫬於廬。曰悵別亭。每花明月。犬鳥啼蟲吟。疑有魂來。珊珊砌簾。憶其膏沐鉛花。語笑音響。離憂而憂深。卻思而思切。悲惻纏綿。不自禁。至於百首之多也。春濤摳衣來訪。余法慶。丐余序之。李子曰。余向見李空同結腸詩。及

周櫟園先生草色孤墳新白下。簫聲明月舊維揚句。愈坐正襟。瞪目直視。力爲驅遣。不意春濤之復以茲示也。春濤又言其內善舅姑昆弟姊妹。解內典。誦普門。臨絕音。琅琅歿定不斷滅。春濤佳士。與其內俱在多生劫中。此百首也。茫茫泉路。可觸而通矣。文人之權力如此。

弟簡庵游詩序

吾弟簡庵生四十七年而三十游於外其所讀書所賦詩多得之客邸途次鷓頭馬足登臨贈答聯社送別地各留其編人各挾其句吾諸兄弟爲詩之多傳詩之遠顧無踰簡庵者憶先大夫歸老於家閉諸兄弟塾舍弟簡庵必擇高閣登之目遠山耳流水數人之纍纍過其下否則展昔人之旅紀游帙批閱朱黃爲遍間嘗歎謂吾生懸弧矢志四方稍長反堅扃學舍中鬱鬱如三日婦則何爲者彼數載滯楚十年游梁果何人豈盡非鉛墨之夫而黍離之行吟涉江之客况必遜其美於潛夫樂志也時值喪亂人事

織齋文集

卷一

三

浮沈弟簡庵負笈役於外自甲申迄辛亥始歸客中裝屨盈匱而詩恒滿其所著旅紀游帙見者亦批閱朱黃爲遍文字之道一彼一此無之不酬也弟簡庵到家日里中人來省得塞上詩與荔裳俱譙國詩與貞子俱朔方秦中詩與巽甫俱南北詩與諸士大夫俱而東武丁野鶴云簡庵五言律聲長安久矣皆歎簡庵之以游爲詩精工變化至此乎爭欲負笈出遊而吾黨之爲詩者爲之一變

成萬服歷試草序

萬服之罷於闈也。曰：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屢憤而屢贖，何哉？余曰：固也。余曩有言而子忘之矣。萬服曰：君何言？曰：藝絕者不售，騷賦有屈宋，文章有董賈，豈不稱古今絕唱哉？考其所遇，或宗臣，或王官，皆鬱鬱不得志，中讒人以死，而司馬相如，至以貲爲郎，乃因其鄉人楊得意，得一奏賦於天子之前，終文園令而死。唐以詩取士，而太白少陵，不獲於制科之選，更罹禍患，夜郎之謫，鄱陽之放，賴營救者，以免。入秦入蜀，入夔入荆，峽率妻子，採橡櫟而食，迄今過耒陽采石之墟，未嘗不憑弔唏噓而傷文人之奇窮。以至織齋文集

卷一

四

於此也。頃見子試歷下矣，求其匹無有也。試京師矣，求其匹無有也。涉大江南北東西之區，求其匹終無有也。數者無其匹，顧安得守溪荆川昆湖方山震川，與子論離合，辨長短耶？嗟夫，世無造父，而天馬溷於下廐，世無歐冶，而干將蝕於菌壤，子之黨孤，子之援絕矣。奚其售？萬服曰：誤矣。吾工吾藝，不知其累吾至是也。擲其歷試草去，余取而序之。什襲重函，庶幾千百年後，再有萬服其人者。

貞意亭雅集詩序

康熙三年甲辰四月十五日少司農公大會燕享來集者
十二人。濰蔡子漫夫宗襄。般袁子宣四藩。斟安子靜子致
遠。李子乾一震。渠邱王子國儒。翰臣張子杞。園貞稷下薛
子饑甫鳳祚。房子樞輔星顯。又喬爾禎楊子輔。峭涵余東
武弟渭清澄中。日照弟吉甫惠迪。酒酣樂作。絲竹競奏。夜
將半。漁陽颯忽。摻摻從座上起。笛幽妙轉折。赴之。諸子傳
才鬱鬱。不暢所懷。是夕聞茲音。益悲壯淋漓。聲勃勃欲吐
齒頰。少司農公察其意。促諸子詩。時衆未應。少司農伸腕
疾書。條忽竟篇。諸子歡呼曰。豁落圖奪古人三舍矣。諸子

織齋文集

卷一

七

各工所賦。亦極致。如朱衛勳蔡。具冠裳。執蒲壁。奉盟書。蔡
邱城濮下。卽具體而微。皆有南面瞻視意。又如秦黃晁陳
敷公。操觚蘇門。充然自驅。餘歌未歇。殘月在梁。兕觥淪麴。
雜焉錯列。少司農公饗甚長。嘯曰。茲宵盡齊門風雅矣。乃
延入眞意亭。焚香小坐。揀古榻。繙逸笈。少司農公謂合陶
彭澤王右丞句。而搆此數楹也。諸君宜有句。句未暨而東
方曙矣。少司農曰。子序之。余謂諸君子雖攻古騷賦。或問
於道里。或隔於聲氣。求其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又得一大
君子爲之依歸。若今日者。寧不能爲異數。歎爲僅事哉。他
時山川之遐阻。歲月之征邁。冀其人其遇。不再得。花晨月

夕鳥啼蟲吟展其詩讀之亦足見交遊聚散之難而一觴
一勺皆學問性情之助也

穢齋文集

卷一

十六

樂安李煥章象先著

澠後學張昭潛次陶訂

建文年譜序

讓皇帝出亡一事。或疑其無。或決其有。疑其無者。謂金州之入。大內舉火。讓皇帝自焚死。後廣右出稱亡人口。錫行詳。安知不有更起而假之者乎。四十年之人。面全改。舊臣已盡。妄君子牛車之斥。在所不免。嗚呼。爲此痛者。非慰文皇之心。卽甚文皇之罪。皆必不然之說也。主其有者。當日神樂觀之。聚鬼臉城之出。今每在川湖。明年在滇黔。秦晉陝豫八閩。山東西江左右。大河南北。甚而過京畿。山嶺水澗。無不跋涉。幾載平民。幾載黃冠。幾載披緇持鉢。而稱比邱浪穹之築庵。開講堂。立戒壇。題句楚之衡岳。越之天台。詳於程濟之從亡錄。史仲彬之致身錄。迨老歸京師之大興隆寺。內侍吳亮見而泣拜。三十九年之方外。六十四歲之故主。確乎其無疑矣。且更有說焉。壬午之變。讓皇果自焚於宮中。天下臣民之望已絕。文皇之祚可承。文皇之心安矣。曷湖湘之使。西洋之遣。兩廣之撥。玉璽之索。三丰之訪。至末年而未已。豈非重耳在外。而惠懷終有戒心。與。或曰。讓皇既失天位。遁跡草莽。宜絕意人世。長往不返。胡其違程濟之諫。魚服而冀白龍。豎瓢而念皇屋。舊國重來。靡

非蛇足。嗚呼。難言矣。正統中建文從難諸臣。有死道路者矣。有死疾病者矣。有死侍朝夕。參出世法。爲弟子者矣。去家國。棄妻子。吞炭漆身。追隨於間關崎嶇。顛沛流離。萬死一生之際。讓皇不一出。不幾負忠臣義士於千百世乎。程濟之爲讓皇。謀終不若讓皇之自爲謀之善也。建文事著書甚多。吾東萊趙文潛先生。採取諸家。定爲一書。出於數十年耳目之外。將來史館。借以傳信。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先生其舊朝之文獻乎。余竟讀而爲之序。

壬午忠臣姓名錄序

勞山之別麓草菴有藏書一本曰壬午忠臣姓名錄載某
出身里籍死者自方孝孺鐵鉉景清以下若干人從者自
程濟王之臣以下若干人遙通聲息往來省覲薙髮爲弟
子築舍參養自史仲彬楊應龍以下若干人不任官爵無
名位自雪菴和尚補鍋匠河西傭東湖樵夫清遠衛卒以
下若干人嗚呼何其多也說者謂高皇帝在位三十年養
育人才尊崇學校廣勵教化故得忠臣義士之報如此余
謂此明朝歸義開基之主爲然質之天下萬世之公論則
讓皇帝之深仁厚澤至德宏恩人被堯舜之休衆蒙禹文
之化寰海內無貴賤老幼遠邇凡有血氣心知莫不捐軀
引義不避斧鑕湯鑊而殉之於高皇帝無與也高皇帝懲

織齋文集

卷二

三

元政廢弛而法令嚴酷多所殺僇至十六年始少止慘覈

寡恩天下之赤族覆宗絕嗣者不知凡幾安所得忠臣義

士而報之哉闕明記讓皇帝在位四年恭儉慈和溫文睿

哲未嘗興一大獄戮一無辜至今誦其無令朕有殺叔父

名一語皆泣數行下此讓皇帝之自亡其身而燕王之得

成其志故天下之忠臣義士至於死者甘一命以若飴願

九泉而不顧從者艱難險阻顛沛流離四十年之久如一

日也抑不待登極之後爲然高皇一日曾指讓皇帝云此

子太仁柔恐不足以立天下。勅讓皇帝頗剛毅。讓皇帝終不從。不待御極登庸。而臣庶已歸附無間矣。說者謂讓皇帝之革除年號。胡濛有物色之舉。陳瑛起鍛鍊之獄。皆所以成就讓皇帝。抑不特成就讓皇帝也。當時之死者從者。使在承平無事時。保祿位。榮妻子。一碌碌庸庸之臣。安得俾天下萬世欲歌欲泣。勒傳勒銘。奉俎豆而表史策。補銅匠河西備東湖樵夫。清遠衛卒。不更寂寂無聞乎。燕王壬午之役。宜獨成就讓皇帝。凡載之姓名錄諸人。皆其所成就者也。

科道姓名錄序

明科道姓名錄一卷。余補啓禎兩朝序。其端序曰。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士庶。洎百工。皆得執藝事以諫。有納言之司。無專言之職。其法甚公而善也。其後設諫大夫。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給事中。御史。拾遺。補闕等官。至明設六科十三道。官府中外事。咸得奏劾指陳。至天順朝。科員章奏。與諸部駁正。有抄參之權。而御史鹽漕屯馬各省直巡方。舉劾文自藩臬以下。武自鎮協以下。又吏科都河南道。主內外大計。舉劾卜會推。愈驕橫不可制。初。科道任滿。僅擢郡守。部郎。弗能至監司。後竟拜京卿。如太常太僕少

織齋文集

卷二

五

卿順天丞之類。又許風聞言事。妄者不之罪。與重大臣爭輕重。宗社遂至於危亡。而莫可救矣。求其繩愆彌違。匡政治。正紀綱。十百不得一焉。請略言之。靖難之舉。告變者主事程濟。後相繼纍纍。臺省無人焉。其勸建文帝讓位文皇者。御史尹昌隆也。復辟之舉。錮南城。易東宮。抗諫至於死於戍者。訶臣鍾同。章綸。廖莊。臺省無人焉。其引黃土官請封太子者。廣右巡按某也。大禮之議。主者爭者。張孚敬。桂萼。霍韜。席書。楊廷和。毛紀。楊慎。毛澄。均非臺省也。分宜。江陵。怙寵擅權。蔑君忘親。攫其鋒者。爲員外楊繼盛。經歷沈

陳翰林劉應秋。趙時春。主事艾穆。而一時官掖垣。桓臺者。

畏仗馬之逐守寒蟬之啞間有一二昌言者若傅應禎劉
念臺鄒應龍豈能勝稱義子呼阿爺捧觴獻壽麻經遮留
呈身門墻狀同臧婢拂侍郎之鬚吠村莊之犬如鄆懋卿
路楷比比也迨崔魏濁亂舉國如狂言路能抗疏而囊三
木被五刑北寺之辱西市之慘如楊左袁李諸君子皎皎
之節震動今古不知如丁乾學如萬燦周順昌如蘇繼歐
劉鐸等二十輩或官郎署或官翰苑或官州郡下至顧同
寅以武弁方景陽一方外就死更烈烈外忤璫論列者有
耿如杞黃如亨訢元勳胡士榮梁廷棟皆藩臬而瞑目語
難非他人盡巡方也其時言官阮大鍼石三畏馮杰姚士
織齋文集

卷二

六

聞霍維華梁夢環倪文煥助璫肆虐不啻千百羅織深文
巧爲鍛鍊緹騎盈途赭衣載道縉紳之禍史册罕聞譬之
開元諫官盡歸林甫紹興諫官盡歸會之神羊之冠不觸
佞而附佞屈軼之草不指邪而遂邪矣甲申之變阻監國
而劾李邦華李明睿者何人非臺省乎罷諸道兵而撤守
京師者何人非臺省乎京都陷而殉毅皇者二十七人科
道僅居其一二他可知矣本朝鑒已往之失勵將來之
規革巡方除司理科道建言下六部核議可否噫真千萬
世之良法美意也已

五蓮山志序

代

曩余官廣右道出湖湘泛洞庭登衡岳九嶷之麓零陵之野柳柳州所云曠如奧如皆寓目焉入粵山水尤怪時出意想外終身所心摹而弗得者信造物故爲奇巧也官舍無事同賓客僚友覓層巒沿回溪坐危石撫嘉樹飲酒酣甚有告我者曰君當求善繪者圖之鷺溪他日歸去作宗少文卧遊也余曰毋余所居東武之南幕有山曰馬耳曰九仙曰牛渚曰大耳曰化谷曰石屋而五蓮爲最羣峯矗空壁立于仞摩天障曰縈青繚白長松參差瀾漫岩谷鳴泉灑灑下至澗底梵唄鐘磬收唱樵歌竊竊出不知其何織齋文集

卷二

七

所也吾山莊適當其隙吾嘗登吾樓拂吾榻開吾窗牖借吾同人嵐光溪影朝曦晚霞紫綠萬狀調素琴擊雲璈焚名香以享之當有過於今日也且其山爲家山先大司空公與蜀空大師創爲寺請御額光明貽貝多羅稱名利與長清之靈岩青州之法慶比勝吾方丐王畫者筆之册類王右丞輞川諸蹟奚取夫蒼梧之荒徼桂嶺之遐陬椎髻文身之鄉之流峙以爲重也嶺之南多石而少人毒霧瘴癘之患去國懷鄉之思視樂吾家原不太寂寂耶追歸而龍比邱輯五蓮志成來命之序遂舉昔對粵中人語以告

乙

狀元考序

制科昉自唐宋。歷元明尤盛。非出茲途。卽擯絕德。負大材者。官不登華要。居首曰狀頭。卽世俗所稱狀元也。大半官公孤。爲社稷重臣。今按自洪武初。吳伯宗。花綸。至崇禎末。魏藻德。楊廷鑑。凡八十八人。考之政事。僅商文毅。謝文正。差可觀。考之節義。僅羅文恭。張文節。劉文忠。差可觀。考之學問文章。僅楊升菴。焦漪園。費鵬湖。差可觀。其餘無異於不及第。不及甲。不及賢書之舉。而天池之徐文長。鵝池之宋登春。大淮之盧禎。太白之孫一元。四明山人之謝榛。每居其上。說者謂廷對大典。臨軒顛俊。宜經史以覘其學。

織齋文集

卷五

八

詩賦以試其才。諮時事以驗其有裨國家實用。乃專以文字爲進取。號虞褚體。家習戶效。預爲揣摩。嗚呼。無論虞褚卽令右軍復生。太傅再出。龍躍天門。虎臥鳳閣。何益於人家國事。大階臚唱。鸞雀含香。天子動容。百官頰首。掩金紵紫。及於銀鈎鐵畫之夫。而天人之策。軍國之陳。不與焉。此政事節義文學之寥寥其人也。余尤有說焉。唐以詩賦論策取士。太白少陵。不售於禮部。曲江之冠。非柳州昌黎。乃韓景鄺昌圖諸人。宋以詩賦論策取士。螭頭之選。非蘇文忠歐陽永叔。乃張衡王佐諸人。元以詩賦論策取士。闕門之最。非歐陽玄揭傒斯吳澄元好問。乃王綱麻溫舒諸人。

也。吾鄉自宋元時王文正公曾、蔡文忠公齊而外，狀元有梁灝、王文業、張起岩、鄒繼善、蘇德祥、張行簡，皆經畫弗彰於史冊。文詞不聞於藝苑，而荒陌故冢，斷碑殘碣，其官爵姓名，賴一二能文之士，列之志乘，聲於天下，當其題名雁塔，簪花石渠，意氣橫發，謂草茅無一士，不計其至於斯也。萬乘之品題，一介之月旦，不相蒙久矣。或曰：文信公不第一人乎？余則曰：蔡忱留夢炎輩，紛紛千百不啻也。噫！

余求友四方二十年得安邱張君杞園自甲辰至今歲凡六七過其家書闔扉夜呼燈握手言笑卽余髫齡交未有如杞園者杞園性介潔古狷者流非其客不納門內而座常滿首經醇行修次詩賦次臨池次鵝溪次鐵筆石隱皆得其權心然後去以是干旌子子室邇人遠皆人自爲拒非杞園拒人也者嗜讀書恒至漏數十刻馬上征鞍旅邸襆被所笈書號風雨攜家藏多祕本余間拈故事杞園弗答目攝之他日得其本杞園弗答所目攝者也杞園孝友嘗拜余謂某先孝廉明經侍御卓卓人耳目余嘗爲作三

織齋文集

卷二

十

張公傳杞園乃南走吳越北抵幽薊自王公大人下及布衣韋帶能一詩一賦銘贊引跋爲三公重者不憚冒險阻涉風濤懼寒暑霜露以求之視世之承藉舊業圖書鼎區蕩爲灰燼著作之堂雜狎客而耽晏樂則何如也今杞園以其制藝戰諸生拔入太學六館多材必有緝三公遺事鑿杞園意者杞園茲役不負矣昔何生仁勇人也歸而省父母和州昌黎傳其爲人不朽至今杞園竟三公之業以榮其親世嘗曰古今人不相及吾豈信哉

與劉秋水序

余昔年如燕趙如晉如梁如吳楚大江之南北近來如瓊
耶渠邱西入於陵籠水皆巾車蹇足所至彌月彌數月忘
返返則與吾友陳孝廉洎余諸兄弟講業織水上不旋踵
則又出以風雅之役稱羈旅人三四十年矣今陳孝廉招
余曰先生盍歸乎吾邑有人矣後來之秀其秋水劉君乎
劉君之言曰吾邑亦邑也環抱數百里自秦火至今二千
年富貴科第何限而德業文章歐陽生倪生在彥昇二三
人外何寥寥也向者李愚谷太僕公李二水大參公有愚

織齋文集

卷二

七

待朝夕奉劍佩先生爾織齋先生遠遊燕趙晉梁宋吳楚
洎瓊耶渠邱於陵皮邱籠水終歲不聚晤吾邑頁海地大
逼近齊門於文學其天性去邑四五十里曰稷下舊談天
雕龍乘轂地也左太冲之辭賦段柯古之雜俎張通古之
燕談益盈人耳目久矣先生其折柬招織齋先生回里結
壇社濫洋間且余今爲棘人輟帟括罷制藝以從事可乎
余喜甚曰有是哉此歐陽生倪生在彥昇後之僅見者也
然歐陽倪生皆經章句學文辭不多見明堂三頌止爾彥
昇史稱樂安博昌人實今博興地身在梁爲新安守而樂

柏寢皮邱之區更念彥昇駢儷自好六朝靡靡而述異一
記幽放詭異不登大雅聞秋水篤志文學上探瓊邱龍門
下取河東廬陵其於彥昇或有所不屑也余行歸矣罷琅
琊渠邱於陵籠水之役結茅織水豈不以秋水也耶况余
老且億雕龍小技從吾所好耳比之秋水蓋穆參軍柳仲
塗之於廬陵眉山其先驅也已

贈趙介菴序

余返歷下之轡。至於陵舊城之北。有學者白衣冠來揖。余曰。願見先生久矣。今得聞。無何吾友蓼園至。謂余曰。此趙君介菴也。其父令廣潮之大埔。抽簪歸來。有陶五柳之風。歿而於陵人思焉。介菴志銳才高。工文章。於陵人亟稱之。家貧。僦居窮巷。有伊吾聲。自秦漢來諸書。皆有意博覽。嘗向余言。儻織齋先生過。當搗衣而趨。余聞蓼園語。且喜且歎。余落拓之夫。退而耕於野。今老矣。二三同志外。卻掃屏跡。而不虞有好余之如介菴也者。介菴年甚少。氣甚盛。興甚豪。不思就有司繩尺。以圖富貴。乃篤意於古文辭。不少織齋文集

卷二

三

意。以無昌黎廬陵臨川南豐之著。卽取科第。致榮顯。夷然有所弗屑。卓然超出塵埃之表。蓋昔人所稱知輕重大丈夫哉。昔人論王節信閉門著潛夫。王仲符遜世著論衡。曰未盡四庫。乃冀五鼎。非情也。吾於介菴亦然。

贈陳孝廉友龍序

天下有文章德業性命之友。如友龍與余者哉。欲著業藏名山。傳其人。踰二十年。晦明風雨。金石弗渝。寤寐通靈。當不信世間有文人妬忌事。今之操觚握槩。與同人接。皆陽與而陰攻之。相覆敗。儼然若敵國。此市井勢力之貌。文人者爾。非文人也。友龍與余。同出閩闔家。少余二十三歲。余嚴事其尊大人絜綱先生。友龍與余遇。恂恂必稱長者。長者。蓋所謂忘年之友也。先邑有詩賦之役。諸莢少多不諳聲律。皆一二能文者爲之。余兄浮玉先生見之曰。異哉。今一少年恥倩人筆。自爲詩。才思涌發。勃勃向人。訊之。卽今

織齋文集

卷二

十四

友龍也。是時友龍亦聞余落落行吟於洋織之間。見余所著。心最之。遂相從定交。其後友龍受知督學武陵劉公孟津王公新鄉楊公俱冠軍。貢入太學。今御史大夫徐公官祭酒。集海內名彥千百人。累試之。皆第一。吳楚閩越之諸名。下惴惴作壁上觀。無敢支吾。友龍撫石鼓文。顧六館無一士。乙卯秋闈後。余客省會之紫微署。舍夜漏二下。吏人傳京邸報。賢書有友龍名。余聞之。喜可知。已前日邑中人皆曰。友龍精帖括。銳進取。與邑前修李公愚谷。李公愚東爭後先。好詞賦。宗相如善詩。初作大有徐太拙晚年客漣

水意。方且待詔金馬門。掌紫泥。額燕許。織齋一老逸民。爲

晞髮子西臺痛哭詩。專力爲古文辭。若不相謀。乃殷勤過從。令人不解其所以。余每謝曰。余與友龍緣在前生。非一日矣。嘗與友龍坐南窗。自墳典索邱史。乘雜著。碑版所存。梨棗所播。父師所傳。豐饜。至日夕不倦。夜闌漏永。篆散煙銷。兀兀相對。寂寂無聲。其結想在韓柳蘇曾之際也。余與友龍曰。天生吾有意千秋。某在斯。效濟南婁東。把臂田間陌上。揚挖古今。憑弔遠邇。論次諸君子本末。作記傳書事志狀。登臨山水。紀名蹟勝遊。吾不爲劣。至於拈韻摘詞。比物連類。樂府近體。追三唐人之響。近於空同。大復梅村。櫟園。而友龍優矣。余序其石琴秋風諸草。南皮西園之流風。織齋文集。

卷二

五

其藉以不墜乎。他日有人過馬車。竢而歎倪生歐陽生任彥昇之業不衰。是吾兩人之志也夫。

織齋文集卷三

樂安李煥章象先著

濰後學張昭潛次陶訂

與邑侯邵公第一書

煥章不肖才識鴛下無關世資學弗逮於古昔行多違於時尙年逼古稀衰徵疊至隨緣任運料理歸根自分與大化同委流幻矣頃者執事葑菲之采無以下體干旄之驅蓋及衡門煥章固叨市恩之幸執事得無抱相馬之失也旬日來感愧交并意態忽忽欲粗述本末仰溷臺聰追憶往昔曷勝惘然百端茫茫怒焉中止又恐執事緇衣之好下士之誠湮沒弗彰益滋罪戾是以一夕數起振衣旁皇織齋文集

卷三

不揣狂瞽而畢其說於左右惟執事裁察煥章自總角受書意不自怠先大夫宦南北家多藏書乃發憤下幃自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經史子集汲冢穆傳山經水注神仙鬼物碑官野乘彙集叢談酉藏津逮諾皋相羊之書靡不繙閱爲臨胸傅民部公致之黃雲山中業日進先大夫見背疊遭喪亂落諸生置舉子業放浪於深山窮谷箚林祕壑佛老之宮野火之廬借出世人逍遙物外更參空門諸大老究西來意而五千四十八卷下及眞誥眞人姓生神章瓊笈考咸能涉獵謬爲詩賦古文辭受知於滁來安武公

郎金谿周公開真意亭給筆札才一操觚浮白擊節與商
邱侯朝宗新建陳石莊南昌王于一爲四家刻自此海內
知有李象先矣后相國馮公尙書艾公方伯施公太守崔
公日以其姓字游揚公卿間當其時煥章一布衣入署長
揖踞客坐洋洋纒纒陳說古籍又與顧宜人張蒿菴艾干
子相起居妄意古作者乙卯念頽老無所益於時於織溪
闢一室供五先生於洪都取其逸於富春取其高於栗里
取其真於河渚王官谷取其曠達無意人間世矣戊午執
事來知邑邑事事治其大者邑大腹豪與邑令共爲政甚
且獨爲政怒日悍胸色詭譎語紛紛嫚罵一不如意則蜚

織齋文集

卷三

二

語走闕下起大獄株連半邑中邑人幸無事則百計奔走
焉邑無令無縉紳無學校市無賈肆無工野無屯數十年
矣太康張公稍示裁抑旋以憂去橫愈甚執事至重則破
柱之擒輕則肺石之加奪赤子於諸大腹豪之手諸監司
大府以公臨邑令邑令輒折腰無敢闕語殘下媚上往往
然也執事據理法遇大利害位直引是非獨申其志無所
撓諸文無害倚法作奸齟齬長吏短長執事大懲之自是
田無逋賦無缺民無遊惰幕之內喁喁熙熙煥章在菰蘆
中雖詠城裏人來休問事句終不能置執事卓魯召柱之
續於不聞也欲進揖於署又自念與世隔守澹臺非公不

至段干池柳閉門踰牆之節。恐蹈呈身之辱。爲世詬厲。今
執事枉駕蓬茅。先施不肖。因悉尊大人懷遠將軍戰雄縣。
戰東安。戰鄖陽。西山。騎吐谷渾。冠兜牟。紅帕首。擁大黃馳
射。撞戈戟。走堅陣。提生人頭。奪旗旂。而舞諸大功。暨劉孺
人表表鈐閣諸大節。得次其始終。登之棗梨。傳後世。而耀
無窮。中郎賴林宗而文著。元晏借龐娥而名顯。豈非煥章
所沒齒難忘者哉。蘇文忠公曰。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
以徒貧賤。得一大君子爲之依歸。卽終身可以無恨。魯之
諸儒。不求見重於三家。而願列宓子賤鳴琴之座上。李青
蓮之不取萬戶侯。而冀一識韓荆州。煥章不羨三鼎五鼎
之榮。一命再命之尊。得執事之一言一笑。快愉其生平。於
願慰矣。昔人有一見而贈千金。立談而取卿相。祇可牢籠
中土。不足羈縻賢豪。盛儀不敢拜登。聊存古人之概。煥章
再拜。

與邑侯邵公第二書

前連君赤芝云。執事欲舉煥章山林隱逸業。已具稿。昨與華筵。執事又切切爲言。古者公卿大夫守牧令長。皆得辟士。擇其尤賢者。薦之朝廷。今上上兩宮徽號。下明詔求幽隱。執事此舉。豈不稱籲俊之盛事。特達之深知哉。昔韓昌黎三上書宰相。其迫切之狀。哀惻之辭。著在史冊。孫明復亦乞助於范文正之門。煥章未一叩公庭。通書問。執事不因左右之關說。吏胥之竇陳。欲使草野之夫。揚於王廷。煥章固宜受而不辭。然區區此衷。實不能默默無言。顧今日之役。有必不可者三。必不能者二。必不敢者一。請

織齋文集

卷三

四

爲執事陳之。煥章少時。見國家取士。自署其姓氏。青衣入試。賤隸呼其名字。坐之寒廡冷地。棘圍重重。鈴柝晝聞。若防圍囚者。謂古昔闢門之典。定不如是。當其在諸生。隨例逐隊。應科歲試。大比試。皆迫於父兄之命。不敢不爾。實非性情所及也。逆闖陷京師。與二三同人。臨淄崔冲鶴。壽光張星之。劉嘉禾。立志堅隱。卽天荒地老。不復萌仕宦意。故侍郎魏公通守武公。學博任公。欲煥章補學宮。謀進取。煥章再三卻之。今冲鶴星之。嘉禾。相繼物故。墓木成拱。宿草離離。煥章乃寒盟背約。覩顏進用。割管垂之席。分蘇李之秋。應有賦北山之移文以晉之者。此其不可者一也。前侍

郎李公欲薦煥章博學名儒已具疏。忤我者阻不行。族子
中書君憤憤不平來致告。煥章報書略云。從來有臯夔。自
有巢許。有伊呂。自有卜務。仕隱異趨。兩不相謀也。漢舉賢
良方正。唐舉博學宏辭。宋舉辭賦文章。未聞谷口子真。梅
福。嚴光。王績。仲長子光。林逋。蘇雲卿。起而爭此選者。薦固
相愛。忤亦相成。此煥章所心銘而深感也。方伯施公欲召
之幕次。商出處可否。煥章逃之東武。逃之東萊。於今三年。
若辭之於彼。而受之於此。拒之於前。而從之於後。顛倒眩
亂。實爲狼狽。人貧而易志。老而改節。煥章卽不肖。不至此。
且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煥章讀史。子游之於澹臺。子賤之
於兄事友事。陳蕃之於徐穉。孫軹之於杜五郎。禮非不隆。
也情非不篤也。相慕相重。非不慤慤也。未聞一疏再疏。薦
之朝堂。削稿削牘。晉之臺省。麋鹿之性。在山谷。鷓鴣之棲。
在林木。違之則失其所矣。此其不可者二也。古者兵農禮
樂水火工虞輔弼疑丞文學侍從。方伯連率州牧守令。律
厯河渠。天官陰陽。史官邊將。臺垣言路。量能而除度。已以
受煥章日夜思維於茲數者。無一而可。是爲曠官。曠官者。
咎是爲溺職。溺職者。殆在已貽負乘之羞。在人失人倫之
鑒。執事忠於所事。以人事君。而令素飡蒙譏。赤芾貽誚。他
日。豈不自悔而自艾乎。此其不可者三也。煥章雖非世家。

大族貴介華胄然以會元太僕公爲之遠祖大參公爲之
父太守州佐公爲之兄孝廉爲之子謬爲諸大人先生如
執事者所賓禮北面執經問字者若而人在偏州下邑亦
可謂罕矣一旦服官與銅臭兒爲伍更隸胥傭賤之流朝
夕焉或橫而居其上抑首伏氣無復人理此人世未有之
辱終身難掩之醜也此其不能者一也煥章自周歲失母
弱冠後先大夫見背鰥居獨處四十餘年撫一孤兒形影
相弔頭童齒盡目眊耳聾行年七十住世無多以懸車之
年爲結綬之期高士達人豈不自憚而心鄙乎此其不能
者二也執事真心實政推重一時卽令大府監司聽之左

織齋文集

卷三

六

轄聽之極而撫軍聽之入告我后下冢宰衆口積毀忌我
者多儻有如阻李侍郎公薦博學名儒者鋒車未出謗書
先投此又其所不敢者爾若執事愛而忘其醜短而求其
長煥章布衣入署揚挖古今幽討風雅少而趨梁鱸之堂
晚而逢武城之宰一字之褒榮於文繡片言之許重於鼎
彝此生此願亦云畢矣至於解衣推食贈粟投金祇爲周
貧之誼未爲重賢之道執事亟收成命全煥章終始煥章

再拜

與邑侯邵公第三書

某月日孝廉傅君翰臣來言執事昨於學宮開諭意盡語詳其成我愛我無不至也執事謂北郭騷齊之貞士曾乞養於晏子孫明復宋之大儒拜書范文公士不祿君之祿爵君之爵未嘗不通書刺投名姓於公卿大夫之門執事又謂邑寶慈成公舉進士官言路左右侍從之臣也變不易其志窮不改其操坐卧一小樓十五年不接賓客以死固其宜也今李先生民而秀者也未一命再命服政服官草澤之士強同於廊廟之選得無固而過乎執事又謂逆闖叛天常逼君父絕有明二百八十年之宗社士之顧名織齋文集

卷三

七

義者不就固當今天下一家

聖主當陽聲教四訖光

被海隅孔子曰貧且賤焉恥也李先生其念於茲幸甚煥

章承命惶惑莫知所措反覆思維越三日始敢復告執事

臺下煥章讀古史北郭騷以母老家貧奉養無資晏子位

在臺鉉力能周困士之無告者多歸之以天倫之故不憚

陳情爾孫明復上書文正文正責以靜居無躁不謀干謁

而明復以不獲養親爲言尹和靖之不赴貢舉謝景山之

勉就卑官皆以母命而然朱晦菴之註孟子以家貧親老

不爲祿仕爲不孝之一煥章周歲喪母今六十八年先大

夫厥世今四十二年非有菽水之須甘旨之求也卽煥章

頁絕世之才抱非常之略尙當踰伏田野堅卻弓旌况品
實下中學問不踰庸人品行無間閭里值黍離板蕩國破
家亡之後而摶情好爵覬望非分借北郭騷孫明復爲口
實寧不自欺而欺人乎煥章聞之更姓改物大臣死社稷
大夫死職守守牧令長死封疆左右侍從死君側將士死
綏賊死固不同若廢放不仕自三公至庶人無貴賤一也
不然郭林宗徐孺子管幼安申屠子龍之徒未聞其授何
官膺何職而浮海度遼穿垣困樹申節義於將來振綱常
於不墜人仰之若天際雲霄潛龍冥鴻則何說也古今來
布衣韋帶仗義而死者如徐應璩鄭思肖東湖樵夫河西
備補銅匠近日歐敬竹丐者王輩史咸稱爲大義純忠不
屬矯強煥章苟且偷生未能引決尙在編氓在蔀屋爲太
平之民奚云固而過也今

聖天子勵精圖治求民之

瘼固比隆三王矣然唐虞之朝皋夔稷契師師濟濟尙有

洗耳之巢父掛瓢之許由下至三代伯成子高卞隨務光

諸人各有本末漢高不强四皓委質光武亦聽富春終隱

今執事成我愛我令煥章於長林豐草歌詠盛德若席老

師無不可何必與九官十二牧同進退於朝之中也哉執

事見煥章在流俗中頗自愛朝視冠夕視衾類鄉黨自好

者所爲曲意婉轉思爲之地不知煥章大有求於執事者

儻蒙軫恤。眞不啻百朋之錫。萬鍾之加也。先大夫少擢進士。由部郎出守鎮江。捐州田稅。除監兌例。建普濟橋。立常平倉。靖圖山寇。郡人爲立祠。金山立祠北固。曰長生。曰留韻。備兵秦隴。以數百騎破回賊數萬。當崔魏亂政。拂衣歸山。再除貴州大參。爭水西勦撫大計。劾直指封事。一入。舉朝悚然。全黔省數百萬生靈。邇者史局已載循吏傳。廬太恭人墓三年。未一至其家。撫按欲上其事。乃力辭築邑北草橋鎮石橋三。以濟行旅。荒歲施粟。施祭。費萬金。歿四十二年。與先恭人未合葬。前侍郎周公爲作神道碑。墓誌求執事與方伯施公禮部張公共撰。所謂董相之墓。有賴韓

愈有道之碑。必需中郎勝山公啓事。倍蓰矣。更有宗祠在李家橋者。賜匾額以垂永久。先太僕公先太守公亦求置吏人上其塚。煥章再拜。

與王屋山張蓬海石民諸友書

煥章再拜。前自貴邑歸。之樹東墮崖。傷足。不能步履。息偃一牀。取殘本披閱。間有所見。爲諸兄弟告之。南唐之昇祖。元宗後主。出憲宗子吳王之派。無異於光武之出長沙。昭烈之出中山也。帝制江南數十年。名之正。言之順。當不類於宋梁朱耶之篡唐。敬瑭之叛朱耶。知遠之叛重貴。而郭威柴榮。蔑其天親。竊據尊號。一時奉爲正朔。而堂堂系裔。混於錢鏐。王審知。王建。孟知祥。劉鋹。李茂貞。馬殷。陳洪進。高季輿之類。此其事更甚於曹操孫權。昭烈爲敵國也。當其時。天下人心。非不知少康之一旅。一成之爲君。而羿泉織齋文集

卷三

十

寒浞之爲賊也。非不知西川五十四州之爲君。而鄴都江東之爲賊也。非不知東周西周數十里之地爲君。而齊楚趙燕韓魏之爲賊也。非不知保大建國之爲君。而乾化回光天福至顯德。皆叛賊僭竊之號也。然綱目皆正其名。別其順逆。昭昭史冊。獨至南唐。仍例於吳越南北漢前後蜀。潭州。南平。泉州。何也。考其故。則宋承周統。而其臣子爲之。曲護爾。輒曰南唐烈祖。曾冒姓徐氏。託身揚行密。以故不得續於唐後。嗟乎。此兒童之見也。少康之微也。棲於有仍。光武之避也。棲於李通。改姓金氏。漢高祖之興也。臣楚懷王。明太祖之興也。奉小明王。白龍魚服。時爲權宜。則揚行

密之幕下。何害其爲中興之大業哉。馬令陸游咸拘於本朝。一味屈筆。固不足道。而紫陽亦昧此義。徒傷心於蜀丞。相入寇之言。亦爲之不推其類矣。說者謂李燾奮筆改正。似合春秋之例。予以爲燾差強諸人。亦未盡合也。燾猶云南唐夏存於少康。不聞其分前後夏也。晉存於元帝。不聞其分前後晉也。史家以光武爲後漢。以昭烈爲蜀漢。爲季漢。則以范蔚宗柯維騏不學之過耳。竊謂烈祖當續之。昭宣帝之下曰唐。去其南字。諸兄弟以爲何如。秋風漸涼。俟五蓮紅葉。再聚討論。煥章再拜。

與李東玉徐和逸張仲五同人書

南中一老需持論甚繆。謂吾夫子若在今日，亦應科舉。余聞之大駭異，是不可不著說以正之。古者闢門之典，鋒車屈路，天子之命，達於草莽。非士求於朝廷，朝廷求於士也。其次岳牧薦舉，五等之諸侯，各於其國，敦迎於郊，津遣於塗。上之天子，謂之貢士，不爲臣，不見其願仕者，付之司徒。及其成也，付之司馬，辨材授官。如是其鄭重也。而抱道懷德之大儒，猶不屑就。故三代之公卿大夫，多出於公族。世胄以其士之應於弓旌，赴於纁帛者少也。吾夫子之在春秋，歷七十二君之庭，迎於郊，圻處於館舍，坐而論道。若在

織齋文集

卷三

十一

今日，豈肯囚首垢面，衣青衣，擁脂燭，筐篋聽唱名字於下隸賤胥之口，誣聖之罪。余不敢爲老儒寬也。老儒又謂取士之制，出自朝廷。普天率土，疇其違諸。若然，則秦焚詩書，尙律令，以吏人爲師。當時如伏勝、樂臣、公蓋、公田、何諸人，或避之深山窮谷，或濶之漁釣樵牧。吾夫子以至聖之德，天縱之能，遠邇於堯舜，爲生民所未有。其去伏勝、樂臣、公蓋、公田，何不啻千萬倍。伏勝、樂臣、公蓋、公田，何所不屑，而吾夫子屑之乎。老儒又云：宋儒不鄙科舉。今考史，宋儒如邵堯夫、程伊川、孫明復、胡安定、種放、尹焞、王昭素，尙未一應有司之試。斯其人豈盡能望聖門諸弟子之肩背哉。此

以詞曲取士吾夫子若生其時豈辱於關漢卿王實甫施
君美輩授賓白於教坊訪院本於勾欄也哉

緘齋文集

卷三

三

與馬漢儀書

漢儀馬君足下。昨晤足下於劉君秋水之南村。足下責某以不再娶爲過。反覆數千百言。至動色而爭。可謂愛而不以其道也。欲置之不爲辨。則區區之衷。不能自明。爲仁人君子所疑而訾。稍陳其說於左右。幸足下平心聽之。某自二十九歲鰥居。至今四十有六年矣。四十六年中。無內寢。飲食不以時。縫紉無理者。起居不得如意。間有疾。奉藥餌。侍刀圭。牀褥間無婢子。鬻聽寒暑。饑渴於子孫。苦良甚。常奔走於四方親族友人家。大半寄仁王之舍。誠有如足下所責。在家原而如客子。非梵侶而棲佛宮者。然古人云。去

織齋文集

卷三

十四

患莫如甚。擇禍莫如輕。某之不再娶。蓋有所大不忍而奪其情。足下未之甚察也。某自宿命通來。不欲婚。不欲宦。得一大禪宗爲之導師。某性頗聰利。誦禪華著三寶文字。如劉蕤之於定林寺。乃其素志。先大夫諭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遂娶於連朝列家。六年得兒。無何妻告終。兒復殤。勢不得已。再娶於曹尚書家。十年妻歿。幸有子。今復有孫。有曾孫。森森濟濟。視人世之久。有妻室者。不過如是。遭鼎革。義不可入名場。其於先大夫所諭。可稱不負矣。此吾性命。友友龍陳君云。織齋再來人。不必以常律論。此足下所

言謂人有五倫子去其一母乃不可不知某之不再娶正所以全夫婦之倫也告父母通媒妁納采納幣親迎而合昏三日而告於廟主中饋治梱以內禮至重也調琴瑟其几案見朝昏情至殷也上奉舅姑下撫子女道至大至周也一旦告絕乃再娶於別家伉離之好伉儷之篤徒責之巾幗亦可云不怨矣此某之所以誦昔人悼亡哭內之詩宛轉流連痛心疾首撒瑟之後不復能爲合歡之舉也足下以此責某過乎不過乎且某實有所憚所畏者語曰妻子備而孝道衰又曰孝衰於妻子人生當孩童時依依於膝下煦煦於座側夏清冬溫昏定晨省之儀實有出於至性而不可解至娶以後饗殮之不給衣飾之不具睽違之意忤逆之色傲亢之詞而甘心於匪類淪沒於禽獸皆由於帷榻非人子之天良如是也孟子曰有妻子則慕妻子又曰大孝終身慕父母有妻子則父母之倫絕矣兄弟本同我而生故棠棣角弓諸詩委曲繾綣以明其不可易吾夫子又曰兄弟怡怡自有妻子而此道不必問矣隋牛宏不聽叔殺牛之言史冊大書特書其事以律天下萬世之爲兄弟者茫茫今古如宏能幾見哉有妻子而兄弟之倫絕矣某之不再娶正所以全生人之大倫足下云某之去

倫過乎不過乎足下言文王之於后如癘寐求之鐘鼓

樂之關雎之章首列於經獨不思古今來女氏之禍有不可勝舉者如夏之亡也以妹喜殷之亡也以妲己周之亡也以褒姒秦之亡也以異人妻晉之亡也以賈南風北齊之亡也以馮小憐陳之亡也以張麗華隋之亡也以獨孤后而光武之廢后廢太子以陰貴人如漢之呂雉飛燕合德元魏之胡靈華唐之武曌楊玉環后唐之劉貴人皆淫毒險狠滅絕人紀覆敗宗社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玷簡冊其他如驪姬之亂晉秦女之亂楚西施之亂吳蕭同叔子之亂齊宣姜之亂衛文姜之亂魯請侯王將相其敗亡由於房帷不知其幾千百而足下獨舉一文王也且足下未計夫再娶之害爾周宣王賢君也以後娶殺其子孝己尹吉甫賢臣也以後娶放其子伯奇曾子子思皆大賢也以曾元孔白之故不敢再娶况某之萬萬不及曾子子思者乎周宣王尹吉甫初亦非有意於殺其子放其子也惑於掩袖王讒日漸月靡而陷於其術中而不之覺從來英雄豪雋有大過人之才智可以定邦戡亂武緯文經而皆顛倒玩弄於傾國傾城之輩筭珈粉黛之倫故書戒牝雞詩刺哲婦某畏之久矣足下責某不再娶過乎不過乎某於足下稱素交故瀝膽披肝陳之惟足下裁察不宣

再與馬漢儀書

馬兄漢儀足下。前足下面責某不再娶。已爲書詳告之矣。足下復責某好游無定居。日馳走於外。洋水有廬而不居。織水有齋而不息。數十年皇皇道路。似非所宜。故某再爲書以進。幸足下裁察。古人有三宜笑七不堪之說。皆自道其性情。不詭隨強其所不安。其來久矣。杜五郎居陽翟。五十年不出戶。門外一。二里。卽爲異域。古今稱之。邵康節隱蘇門之百泉。安樂窩。每乘巾車至友人家。彌月忘返。古今亦稱之。蘇雲卿灌園洪都。未一他往。申屠蟠因樹爲屋。不入塵市。董仲舒三年目不窺園。而郭林宗黃叔度徐孺子

織齋文集

卷三

七

踪跡半天下。古今亦並稱之。人生行止。惟其所遭。不可強也。某自喪亂來。無家矣。不得已而放之。山崖水次。僧寮道舍。亦以其村野閭巷。罕可語之人。乏可語之事。遂薄游江南者二。之淮淶。渡江。至秣陵。游中州。汴宋。亳宿。閑游晉中。鄴郡。武安。涉潞。黎。上黨。平陽。洪洞。趙城。游京師者八。九游岱岳者三。過曲阜。任城。曹單者三。游不其。登大小勞者二。更游瑯琊。不數計。皆睹佳山水名區。以廣其胸中之見聞。更遇文人墨客。討論風雅。揚霍性靈。非無故而僕僕東西南北也。更憶京兆嵩。雒。汧。隴。渭。涇之境。潤浦。維揚之間。皆童少時。從先大夫宦游。未得盡覽其勝。復欲至其地。且欲

之浙東西湖南北粵左右。以年老無濟勝之具。故不得往。而此心方以爲恨。不意足下以此見責也。某雖好遊。未嘗以口腹之故累安邑。未嘗以琴心之故累臨邛。除周櫟園先生一二名公。不通刺走謁。恐爲顏蠟王斗泄柳申詳段干木之徒。詭笑於地下。所至與能詩能賦善詞曲辭者。信宿宿欲去而繫維投轄之誼。友人皆招之使游。非某強與之合也。古今游人未一一數。如少陵之游秦游蜀游巴峽游楚之南北。歷中州齊魯。吾家太白。自徂徠南抵江表。題鳳凰臺。西入長安。更青衣江畔。白帝城邊。轉自彭蠡鄱陽洞庭牛渚采石。踪跡殆遍。下而如岑高王孟之倫。誰其老守邱園。而不爲千萬里之游哉。在足下當責某遊之不廣。遊之不久。遊之不專。不奇。囊無子役之志。案無入蜀之記。無登岳之譚。以爲古人羞。反冀某與販夫豎子共守阿堵。誤矣。誤矣。嗟乎。使泮水之廬。織水之齋。日有良朋益友。與二三昆弟。序天倫之樂事。諮名山之合作。如仲長統之樂志論。司空圖之王官谷。陳君友龍。劉君秋水。并足下能撥冗謝紛。日日至。與某長兄三弟。棲遲俯仰。某可以倦游矣。非是而求某如烏。注首一巢。不能得也。某再拜。

樂安李煥章象先著

澠後學張昭潛次陶訂

與安緘庵書

煥章在法慶接尊兄先生手札及所惠詩不覺惘然欲泣以垂暮待死之人無寸長足重而先生尊兄懇懇念之不已豈以舊好難忘淪落同感然尊年視弟尙少帖括之業至今未廢盍不聞歸震川陳大士皆以六旬售南宮受上第今天下推制藝之工孰有過兩公者哉尊兄之遲其遇蓋造物欲以之繼歸陳兩公後也公與雪園中郎咸名下旁通詩賦紀城精銳不獨橫行淄青也平居聞兄足跡不

織齋文集

卷四

近城市謝客却掃若王

功之在河渚王節信之在安定

弟自愧人非仲長品劣王甫每琅邪之役望門而過誠之

著述以對潛夫之論東平之詩也不意尊兄惠然緘來反

覆稱許六年別思彼此同之一代雄文非弟敢受質之面

熱汗下矣尊兄長於作賦思遷琅邪二首已奪江鮑之席

而撩顏謝之舍長於詩更長於詩餘方今此道盛行若移

之京華則宋曹二公當何却步耳感今悼昔老年爲甚回

憶眞意亭上把袂論文坵連朝夕杳如塵沙豈止隔世秋

後倘再如琅邪必過緘庵將吾所爲詩文效滄溟翁州脈

有田間較論得失雖桑榆龍鍾因循無狀既此身尙在名

根不忘先馳字爲信兄六侯之盛秋

繩齋文集

卷四

二



與奚林師絕交書

去年秋杪大師出法慶孤裝病蹇藤杖芒鞋茫茫逆旅未
審厥居爲之惘然累日後知其得住嶺南禪舍念大師如
逐臣之去國孽子之無家值本師和尚老病經年欲留之
不能違之不忍宛轉悲切當復何似是以西走百餘里以
慰其憂困離索之况憔悴無聊之狀耳既晤大師不問其
本師和尚邇日病勢若何有無可慮乃復應顏山於陵士
大夫厚禮

心竊疑之比歸而聞大師公然

肆謗本師和尚於臨淄學博趙先生所不勝驚駭不意大
師之敗壞至此也師猶父也猶君也卽至不得於父於君

織齋文集

卷四

三

哀而不忍怨悲而不敢懟悔已之過憎遇之窮故忠臣去
國不潔其名孝子辭家不明其故恐一凌辨說卽傷君父
之心彰君父之短也君之於臣爵祿之榮父之於子室家
是寄事止人間世耳本師和尚授以無上菩提入天大法
歷劫捐軀隕身難以爲報某猶記己西南來蕭然行腳轡
大和尚一見異之三四年間自侍者而至首座付以西來
衣鉢永爲佛子此終身不易酬不易報之恩也某以大師
當闢轡和尚本末以續諸祖傳燈如趙州之於南泉臨濟
之於黃蘗千百載大師可以不朽也孰料大師敢橫議輕
抵實無異於有窮羿宋偃王之登邱懸囊射天而射日也

昔孝己斥譴伯奇流離未嘗一言及於君父是全君父實所以自全也賈誼謫於長沙子瞻貶於儋耳皆蒙至惡之名安而不憤卽屈正則離騷二萬言耳云怨矣然所悞快不平者特於鄭袖上官大夫令尹子蘭誹謗之語未嘗一涉於懷王也岳少保被誣下獄獄吏敬事之飲食供具極竭其誠一日三拜長跪奉教言長腳陷害獄吏輒爲鳴咽痛罵及少保語連高宗獄吏輒謝去曰主不可誣卽在縲綆之中旦夕蒙殛臣罪當誅天王明聖之語頃刻不可去懷今少保謗至上上吾不復顧矣海忠介瑞下請室上震怒不解死亡有日一聞明世祖賓天乃傾飯觸墻死半日

續齋文集

卷四

四

始甦痛哭哽咽至於累日學者以爲得人臣事君之體某與轡和尙相共二十八年見其永夕永朝無一失德何可訾議卽使其片瑕微疵亦不當出弟子之口况大師實有罪過雖中於諸讒者轡和尙所責於大師未盡非也大師於轡和尙不世之遇二十年之恩一旦背之不有其師何有其友於臣爲叛臣於子爲逆子此某之絕望於大師也管幼安與華歆割席而坐嵇叔夜與山濤分袂而處有以大師之所爲同門當有鳴鼓之攻朋友當爲草檄而討悠悠斯世浩浩人羣某自此與大師絕矣大師有以自取非某之不終於大師也不勝於邑煥章再拜

與馮泰徵書

頃聞舊朝人集洪武末有僧溥洽號南州者建文時爲左善世甚崇異之靖難兵起師大恚曰今四海澄清內外宣謚有何難可靖耶師有神通設燈數十盞以鎮文皇忽怪風起燈盡滅師痛哭曰休矣休矣闋夕請再燃燈驗建文帝存沒數十燈悉昏暗一大燈熒熒有光師舉手加額曰帝無恙矣金川門破師引帝至神樂觀剃度送鬼臉城以出帝得爲亡人於外師之力也後文皇知其事收師錦衣獄數年姚少師病將革文皇趨問少師何言對曰請釋僧溥洽了臣心願乃出之後數年沒年八十餘又金華僧當

織齋文集

卷四

五

胡大海破金華時負布袂踰從亂民走市中追及之裂其袂則天文書也明太祖至問汝天文師何人對曰龍游朱邦琳也同學者誰曰青田劉基字伯溫星緯之學基不如僧然基有大略王佐才也帝之耳伯溫名肇此遂立觀象臺金華僧後以懇直犯帝忌諱安置和州以死愚常見壬午之變爲書闡幽隱種種矣南州竟不錄設當時無南州左右帝程濟史仲彬諸人何以著其皎皎之節無怪乎綿山之推至今以爲恨也世皆云青田天文獨絕詎知有老頭陀踞其上近日人謗某文多狗諛墓下若茲輩不表出之不幾於蔽賢蔽賢無後子雲不免况萬弗及子雲者

織齋文集

卷四



與雷田弟書

歸來讀吾弟所製諸賦。與浮玉兄相頡頏。蓋左太冲一流。三都逸響。千年再振。在吾昆季間。甚喜甚喜。因憶浮玉兄。有自古文人多李姓。中原詞賦定誰雄。句欲輯一書。載吾家所著。請爲吾弟商之。吾姓系自庭堅。固無論。柱下孔子所敬禮。五千言與六經並垂。非藝林所敢褻。上蔡品行旣舛。卽逐客督責諸篇。爲先秦傑作。亦不必採入。漢時李尋災異諸對。表表西京。後延壽德林百藥。操史筆續蔚宗輩。太宗皇帝晉隋書。六朝來有天下所弗及也。入唐漢翰翹華觀德裕商隱。邕助昌黎河東。至今不朽。宋廌承之。號蘇

織齋文集

卷四

七

門君子。侍郎若水。忠定公綱。清臣格非。咸有著撰。其擅長或以近體。或以四六駢語。其餘文采風流。指不勝屈。錫土姓來。踞騷雅之席。樹文壇之幟。非他姓可希其千一也。至於詩歌。尤居其盛。自河梁首倡。炳烜古今。唐三百年間。上自帝王公卿。下逮田父野老。以詩傳者。至六七百人。明興百餘年。人不知詩。作者憤憤。空同起自北地。操觚中州。繼少陵太白衣鉢。爲五子主盟。于鱗睥睨。鮑山灤源。聲高海寓。執牛耳。號召天下。天下羣然附之。當其時。若弇州廣陵南海吳興。興國清源諸君子。玉帛元黃。奔走恐後。比於宋衛陳曹之君。太原琅邪諸大姓。退處其旁。又徼外之諸侯。

矣嘉隆朝隴西之裔文學光耀高於日月至若長沙北山
雲間南昌溫陵在吾家爲中駟之中推之天下則上駟之
中也譬之馬吾家爲大宛之墟冀北之野譬之兵吾家其
武庫之藏其宛委之區譬之植吾家其鄧林之材其豫章
之叢譬之象犀珠玉吾家其昆岡麗江百粵之峒合浦之
瀕矣吾家太僕公大叅公詩集單行而吾兄弟皆銳意古
學繁臺白雪不至失墮吾兄弟之責也愚兄不以同姓之
嫌而使文人君子湮沒弗彰亟欲表出亦其素所蓄也更
於選輯古本後附愚兄老樹村諸集並吾弟采祀諸稿兄
浮玉弟簡菴伯兄淡先詩朝夕披閱庶不出戶庭文事已
畢豈不大快吾弟聞之亦當軒渠一笑耳乙酉王子渡大
河覓舒章諸人所作文園風華蔚然中起近日更得興化
少年給練公猶子詩沈摯有力非漫作繡弧黑隊終當避
之俾吾弟耳之知文定公後有此人也九仙諸勝之游在
上元後不爽春來風和日暄宜努力自奮愚兄再拜不宣

與陳孝廉友龍書

某月日。足下自招遠回。見某與王大司成書。忽忽而歎。雖足下愛我深。故以前書未盡之意。布於足下。曩吾弟雷田五六致字云。日在長安。言吾兄弟家學。急以所著來。某漫應之。越三載。未一寄也。弟雷田多怨語。其時已有謗言。聞於大司成矣。屢答雷田。皆託以他辭。迨魯珍兄到。謂大司成云云。某方致書以明其前後。蓋以大司成文學宗匠。士人矜式。度木之班輪。相馬之伯樂也。樗散之材。與梗枿杞梓兼收。駑駘之馬。與驂騶駟並進。方見工師之巧。圉牧之良。恐天下之鉛墨自負者。疑大司成無天覆地載之懷。

織齋文集

卷四

九

含垢納汙之量。原非以某之不肖。見斥於大司成而爲言也。大司成聲名滿海內。制作冠古今。負笈來京師。莫不冀望其顏色。聽其議論。誦其著作。以自快其生平。况某爲大司成鄉人。新城樂安。相去僅九十里。考功季木公與先大參鄉會同譜。木清公與胞兄浮玉先生。己卯同貢。諱啓大者。與兒新命同舉於己酉。昔遇之吾郡。遇之省會。遇之新城。蒙推許舉獎。奉贄帛而託於門下士之末。不爲未同而言。無因而至。不相謀不相知。而謬爲慇懃也者。然某甘自暴棄。屏足不赴。卽不必有讒我者。妬我者。曰短我於大司成之前。致大司成之疏絕。業先自疏自絕於大司成矣。何

者士各有志百年不可變萬乘不可奪區區之心惟可告
之足下爾某聞之古昔一介之夫尙友天子半菽之子締
交至尊如黃帝之於廣成虞舜之於許由書契來龍幾見
後光武之於嚴光梁武之於何顛加腹不爲褻將鬚不爲
狎藉故舊以明其忘勢之義就朝堂以抗其高尚之節從
今觀之皆禍階皆危事也筆縱字大一見於僧虔空梁落
燕再見於道衡君臣上下語言文字之際甚可畏也至於
貧富之相越貴賤之相懸亦有詩文酬倡風雅商榷者然
而難言矣姑不暇舉其他昌黎薦侯喜於盧郎中云其立
志甚堅其文字甚古後則道衡由道士軒轅彌明石鼎聯

織齋文集

卷四

十

句詩極力醜詆滄溟引謝茂秦入盟社在才子之數後作
絕交書以遺之之二子者知貧者不與富處賤者不與貴

游當昌黎濟南負盛名時頽然自放於衡門泌水寂寞聞

遠之濱性情自娛文學自賞干載而下自有知己豈不獨

行其意也哉陸龜蒙居吳會甫里稱逸人著野廟碑諸篇

徐渭一老布衣傲睨於會稽鑑湖蘭亭若老夫長黃屋在

蠶不知漢大漢職方約束亦不之及盧耜在浮邱詩酒疏

狂筆墨自豪未嘗遣一价投半刺於濟南婁東至於貫三

不被五刑罹銀鑊搜金鐵終不肯疾聲大呼於七才子後

破械出踞上座陸明府署中舉越石父解驂語宋登春者

畿南之婁人也。見重於侍郎徐公。爲刻其詩。登春伴狂不顧。侍郎公欲養之終身。乃別去。蹈大水死。陳昂在金陵。鬻書畫。日百錢爲度。張大冢宰慎言。欲置之幕所。不就。鍾竟陵請爲娶妻。辟田。亦弗答。孫太白山人勸之。謁空同大復。則抗首去。之數子者。非不知南皮共游之可樂。西園雅集之可羨。金谷平泉聚袂之可快也。恐公卿貴人志驕意得。頤指氣使。自以爲楊雄。以人爲問字之侯芭。自以爲馬融。以人爲執經之鄭元。曰。某之著譏自我而刻。某之聲名賴我而傳。某之交游賴我而廣。某之身家賴我而豐。堂上之客帳下之。以喜怒而顛倒。千金之享寸鬻之吝。以好惡

織齋文集

卷四

七

而盛衰。山雞不自愛其羽。而以羽媚人。老蚌不自珍其珠。而以珠鬻衆。昔魏武嬖銅雀臺妓。被之以美錦。戲之以異味。居之以綺戶雕窗。久而惡其妓。擇諸妓之美者。從之學。盡其技而殺之。固向美錦被之。異味戲之。雕窗綺戶居之者也。竟若此。不亦哀乎。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蓋以文字爲人役者也。卽令安邱富人子不中傷。大司成曰。以某之人。某之文。稱揚於公卿貴人。公卿貴人。轉相贊美。九方臯之譽。遍九州。溢四海。以瓦礫爲崑壁。以欵段爲騏驥。碌碌因人。一旦減價。瓦礫爲瓦礫。欵段爲欵段。如故也。古亦有約而在下。能文辭。如王充之論衡。王符之潛夫。桓

寬之鹽鐵不待公卿貴人之汲引。勅金石被管絲垂後世而耀無窮。尙自纍纍也。間亦辱稱於學士大夫。或聞聲而慕。或式廬而請。或憑弔於荒冢。舊壘斷碣殘碑。反覆歎息。讀其書想見其爲人。豈必聘之幕次。職之記室。備之子弟之列耶。嗟乎。山林枯槁之士。若仲長子光。張志和林。逋諸君子。未嘗一交公卿貴人。而詩文重於鼎呂。光於日月。推而上之。伯鸞不因人熱。子龍願爲傭人。顏蠲晚食當肉。安步當車之語。如何蘊藉。推而上之。孟子謂晉楚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高文典冊。震動六合。宜必取諸公卿貴人。爲容悅哉。或謂韓柳歐蘇諸大家。一時如

織齋文集

卷四

七

李習之皇甫持正樊宗師李元賓孫可之歐陽行周吳武陵晁無咎黃山谷張文潛秦少游而空同大復龔州元美之有徐楨卿朱應昇宗子相徐子與諸人共爲著業。不知彼皆擢上第。掇巍科。拜爵於王朝。詔祿於天子者。若呂翳山人。荆南樂秀才。以微賤而見疏。揆之今昔。人情大抵然爾。某自喪亂來。不卽死。託之文若賦。以延歲月。周侍郎公來刺青。某避之。未隨諸文人往謁也。公乃自法慶請入署。奉之客座。俾子弟從之游。四方多以又屬公。公給筆札代稿。日坐眞意亭。每成公浮白大叫聲。勁四座。兩歲除代稿。外有自著十餘萬言。公攜之南中。與初建陳石莊南昌王

于一商邱侯朝宗爲四家而

傳數十首刻之賴古

堂文選尺牘刻之藏弄結鄰集中乙酉如江寧公把酒爲
壽時名下二十餘人公皆向之津津稱某不置前後五年
所朝夕必肅謝勞苦待某如畏友古人云士伸於知己其
侍郎公與某之謂乎嗚乎公死矣世無子期而伯牙終身
不復鼓琴信陵去後繁臺寂寂此某之不求見重於公卿
貴人之在輦下者不止一大可成也世路崎嶇人事險阻
弟無太白少陵之著篇而患其受禍於林甫見辱於嚴武
其情同也由衷之言於友龍而告幸其憐我煥章再拜

與練石林書

辛酉夏日弟在安邱託虞城木天劉兄寄字永城迢遞千里未審何時達記室或浮沈亦不可知也兄云歸家後不復役道路泉石猿鶴之盟果能踐否弟今年七十耳聾齒盡筋力衰耗恒忽忽欲睡無復宦國僧舍與兄坐老槐下縱談經史更闌漏永尙弗就寢一段豪興矣兄生丙寅今年五十八已過中壽我兄弟一在宋之南幕一在齊之北鄙茫茫雪樹道阻且長無幾相見欲有所告不禁其語之眊眊弟近見宦都魏冰叔上郭天門書云火之傳在於得薪文之傳在於得人不覺喟然而歎於古今之際也生民

織齋文集

卷四

十四

來文之至聖孰若太史公猶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他可知矣雖太史公萬古不磨有楊惲褚少孫裴駟徐廣張守節韋昭司馬貞李塗馬存註釋比於毛萇鄭元何休范甯杜預服虔高堂隆王弼田何轅固之解經推而下之如班固之有荀悅袁宏楊雄之有桓譚侯芭司馬相如之有盛覽韓愈之有李漢張籍蘇軾之有秦觀晁補之輩乃知著作之士賴大文人君子汲引獎進得趨其門牆聆其議論受其裁成以其所爲詩歌辭賦名天下而聲後世道大文

人君子義乖言絕亦賴後之學者或勒之金石或梓之棗

栗或上之朝常或獻之史官樂其文之不朽甚於自求其

名自博其譽昌黎所謂莫爲之先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此之謂也去歲過濰縣王蓬洲家得陳石莊集有與孫衆香書云唐之有侯喜吳武陵取重於昌黎柳州云其文甚古云可追西漢其文辭皆湮沒武陵集一卷見歐陽修藝文志有目無書喜姓名亦不載文章存者英華文粹中一二首上下數百年如喜如武陵尙自有人其結撰蕩爲風煙化爲土苴者多矣其弊在學人好名太過恐其不傳昔之所著今覺其非前之所善後病其陋字改而句竄朝夕無寧晷凡兀歲月至於終身迄無定稿鮮有留於世者更有憤其文之不行矯言於衆曰身後名不若生前

織齋文集

卷四

五

酒瘞之土付之火以沽其不著書之名縱其後有揆太元而丐法言者亦無如之何也矣更有度於故家大姓富貴人置而不觀至於兵火流離鼎革變遷盡付之烏有矣嗟乎大抵人情當世有文人而慕諸古同里有文人而求諸外一人操觚羣起而謗之摘其瑕疵訛其錯誤甚至羅織深文妄舉字義以爲罪過巧肆中傷使人視爲危塗陷穽焚棄筆硯甘爲傭農妬才之夫樂於同類而後已洎數一百年之頃始購之四方揆之故篋訪其從學之子弟丐其承學之孫裔索之故垣廢壘仆碑殘碣苔蘚剝蝕風雨摩憂之餘疇昔衆所睥睨而姍笑後之人有目爲汲冢魯壁

者嗚呼晚矣。他不論徐文長崛起東越，歿而名不出境。袁中郎宿陶石簀家，從破箝得灰煤本，曰：「田水月稿，讀之大驚，喜出意外。」中夜旁皇，振衣起舞，拍案狂呼，悲歌淋漓，至於泣下，挑燈數四，達曙弗休，疑其人於今昔遠近之間，孰知其卽石簀之里人也。弟前受知於周櫟園先生云：「海內名士如李某不一二數，與陳石莊王子一侯朝宗刻爲四家，尙不知先生之刻蘇武子集，刻顧於治集，刻邢孟貞集，刻王半菴集，刻王王屋集，卽目盲之盛於斯，病廢之吳嘉紀，老死之阮漢聞，皆刻其所著，而廣之文苑，正如魏冰叔謂火之傳在於得薪，文之傳在於得人也。」倣邑雖介在海

濱，自歐陽生歐陽欽兒寬來，頗饒文邦，然自漢至梁，僅一任昉，自梁至明，至國朝，僅先太僕先大參徐參軍太拙，陳孝廉星占，兄州司馬浮玉弟簡菴，今奉愚谷灑溪三素，龍水秋風諸詩集，乞兄布中州諸同人，貴郡古梁園，鄒枚長卿所唱酬地，亦弟生平一大快也。煥章再拜。



类别 _____

册数

2

售价

260